

问思集

(增订本)

钱伯城 著



中西書局

钱伯城 著

问思集

（增订本）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思集 / 钱伯城著. —增订本. —上海: 中西书局, 2011. 7

ISBN 978 - 7 - 5475 - 0255 - 6

I. ①问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杂著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C5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6344 号

问思集(增订本)

钱伯城 著

责任编辑 张安庆 安志萍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(www.shwenyi.com)
中西书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(200023)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

字 数 433 000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75 - 0255 - 6/C · 002

定 价 38.00 元

切问而近思

(自序)

朱熹是我敬仰的学者，倒不是因他有资格陪孔子入祀文庙，而是由于他的学问——整理文化典籍，办书院，开讲座，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了大量普及工作，许多代人广受其惠。朱熹编过一部有名的理学教科书《近思录》，书名取的是《论语》所载孔子弟子子夏的一句话：“切问而近思。”切问是问所问，近思是思所思。若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多提问题，勤于思考进而独立思考。孔子说过“君子有九思”，其一为“疑思问”，由疑而思而问，朱熹释“则疑不蓄”。故知朱熹这部书虽是传授理学要谛的，却不故弄玄虚，而是如此书题词所说，“掇取其关于大体，而切于日用者”，归结到人们日常用得着的方面；从而知道他倡导的性理之学，原不全尚空谈。现即用“切问而近思”之义，无关理学道统，为本书所收杂著定名《问思集》，其中基本上为 1996—2000 年这五年间所写，亦有三数篇为此前所作。这本书的书名含两点意思：一是表示这些杂著在思所思（近思）前，尚问所问（切问）；就是说，先提出了问题，然后方有所思考。二是表示书中这些长短不一的杂著，所以产生，亦有多少企求做到“关于大体，切于日用”的用意在内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想要做到这点，谈何易哉。

且说问题有大小，并有冷热之分。思考方式亦各自不同。曾几何时，近数年尤甚，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学界，大兴远离现实之风。这也是

某一种问与思的结果。一般而言，名流见大，非名流见小。或名流见小，小事情小问题便可成为大事情大问题；非名流见大，则大事情大问题也化小了，或竟化无了。我的情况，大抵属于后者。自知所问所思，虽大部分关注所在“关于大体”，然限于非名流见大，大声疾呼也化为微弱之音，发出的作用几等于零。但既已成为文字，即使是微弱之音，从个人说，也还算是过去了的二十世纪末所问所思留下的一份记录；编集成书，印出来，亦为新世纪提供一份可备回顾的材料。

2001年1月22日，于湖滨观景楼。

增订本题记

《问思集》这本集子，据版权页所载，出版于2001年9月，正逢新世纪开元迎新之年。时光流速，距今已有十年之久了。这次增订新版，原有框架——访书怀人，论文观史——基本不变，序列与篇目则有所调整和增订，分为上下编。

增订的全称应是增补修订，做的是加法与减法，即增补了几篇，换下了几篇。二者的篇数比例，大致相当。

换下的几篇，有咬文嚼字，有评点古文，有谈古论今，多属短文，初版具在，这次就不必重印了。又有论宋濂、高启两篇长文，本是为《历代文学家评传》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）而写，最近这套评传已经再版，也不再重复收入。但《日本访书记》中所录东瀛所藏一些汉籍书目，原拟略去，不再多占篇幅，有友人认为尚有参考之用，故仍留下。

增补的文章若干篇，都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的十年中所写，有怀人之作，有谈武侠小说、影视戏曲的，然仍以论文观史者居多。最后增补的是一组关于气节问题的文章，这是学术界近来较为关注的话题。书末是一篇应《北京日报》之约而写的新春献词，表示本书作者对未来十年的良好祝愿。

序列的调整，除依类相从外，主要见之于初版与新版篇目之间的前后连续性。举例说，如初版有一篇1996年写的《读〈封建论〉》，这次新版增补了一篇2004年所写有关柳宗元的《闲话〈柳文指要〉》，便放在前

一篇后面。初版有一篇1998年写的《说气节——兼说有关伯夷评论》，新版增补了2010年写的有关气节问题的文章，便排在前文之后，以见十年后的这个问题尚在人们关注之中。如此等等，俾便读者。

本书初版自序说，书中这些长短不一的杂作，多少企求做到“关于大体，切于实用”的用意在内。如初版访书几篇文章，多已涉及今天受到高度重视的环保问题，虽野人芹献之语，亦可见其微意所在。这次的增订新版，总的来说自然也含有此意在内。

一位相知诗人，看了本书文章，以为多叙往事，与史“有缘”，特赋一诗相赠，今即借以志感。诗曰：

往事依依未化烟，
凭谁直笔著新编。
文心不昧良知在，
史海苍茫自有缘。

2011年2月22日，于上海。

切问而近思(自序) / 1

增订本题记 / 1

上 编

都市旧闻 / 3

江南城市的评弹书场 / 3

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旧书摊与地摊 / 4

馄饨担及其他 / 6

苏州美专的校歌 / 8

武汉掠影 / 11

韶山行 / 14

三访天一阁 / 17

感受东京 / 20

日本访书记 / 23

汉城采风 / 51

奎章阁看书 / 54

文明的进步 / 58

舆论的批评与监督 / 62

说意识 / 65

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/ 72

《讳辩》的启示 / 75

法律与道德

——历史上的复仇案例 / 78

关于史官的辩论 / 80

贾谊与《过秦论》 / 84

《阿房宫赋》二题 / 95

读《封建论》 / 98

闲话《柳文指要》 / 103

一次关于政权问题的大辩论

——《大义觉迷录》书后 / 111

“名教罪人”：最早的政治帽子

——雍正敕编《名教罪人》书后 / 122

由《诸神复活》谈郑超麟 / 131

再谈郑超麟 / 136

〔附录〕郑超麟致钱伯城函 / 141

《从苏联归来》出版说明 / 143

翻译家郑超麟 / 144

〔附录〕郑超麟翻译书目 / 146

为颜文梁先生写年谱 / 148

〔附录〕钱伯城著《颜文梁先生年谱》 / 155

记余振 / 198

记潘伯鹰

——兼论潘著文言小说《寒安五记》 / 205

宋云彬北京日记 / 218

读冠以“红尘冷眼”之称的宋云彬三十年日记 / 223

李平心之死 / 247

老报人徐铸成 / 251

沧桑饱经征交谊

——怀陆澹安先生 / 258

〔附〕 陆澹安诗抄三首 / 264

1961—1962年：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

——一个出版社编辑的回忆 / 265

半个世纪的雪泥鸿爪

——琐忆新文艺出版社一点往事 / 279

郑振铎 1957 年日记纪事 / 282

清官、贪官和清官戏

——电视剧《忠诚》观后 / 336

武侠小说丛谈 / 340

看戏杂谈 / 347

看戏续谈 / 355

关于大字本诸话题 / 365

口述史平议 / 378

话说严嵩

——兼说明朝至今的气节观 / 388

回看“四人帮”覆亡之日 / 397

下 编

亦开风气亦为师

——为胡适一辩 / 407

四角号码七十年

——兼论王云五的发明权 / 409

《潘光旦文集》札记 / 418

梁漱溟为“雅量”而争 / 440

细节决定真实：一个立起或坐下的事例 / 451

读《马寅初传》札记 / 456

端直骏爽 风骨崚嶒

——我认识的朱东润先生 / 467

往事回首怀罗老 / 471

桑榆闲话

——兼怀苏渊雷先生 / 477

子展先生二三事

——为陈子展先生百年诞辰作 / 480

怀故友杨廷福 / 483

怀老报人许君远 / 486

为《胡道静文存》出版写的推荐书 / 489

说气节

——兼说有关伯夷评论 / 491

气节问题漫谈 / 498

“遗民不世袭”：一条被遗忘的历史规律 / 512

预期诚信社会出现 / 521

〔附录一〕黄晓峰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“出书热” / 522

〔附录二〕朱鹤汀 谈谈新华书店改制对出版业的影响 / 528

上 編

都市旧闻^①

江南城市的评弹书场

1946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，我到常州一所中学教书。教了一年书，也听了一年的书——这个书指的是说唱评弹书的书。常州是京沪线上一个中等城市，那时城墙没有拆，城区从东到西不过三里，步行穿过一个城最多一小时够了。但在山明水秀的江南地区，常州是一个较发达的城市，商业繁荣，文化兴旺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茶馆，人们在这里喝茶，吃点心，谈生意，听书。书场便设在茶馆里。常州人叫听书为“听韵”，因为书谐音输，不吉利，而韵谐音赢，口彩好。不知这种企盼赢利的音讳起于何时，但至少说明商业意识在那时的人们心态中已起主宰作用。

茶馆书场，设备是很简陋的：一大间平房的堂屋，方砖地，放二三十张桌子，座位是长条凳和方凳，坐满了也只是一百多人左右。说书先生的座位设在一个略高的小台上，一张条桌，两把椅子。单档时放一把椅子。晨午不说书，这里便是茶馆吃茶的地方。常州那时约有三四个这样的书场。

书场虽不起眼，而且光线幽暗，冬冷夏热，但逢到请来“响档”（即走红的说书先生），却场场爆满，座无虚席，堂倌忙着给后来的人加座冲

茶,气氛十分热闹。我记得书资(连吃茶)大概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的一二元钱,不用买票,是在说书的中间由堂倌拿一只筐箩到各人面前收取的。一般是下午一场,夜间一场。每场约一个半小时,中间不休息。不像上海的书场,每场三四个小时,一场连听好多档。

我在常州听这一年的书,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说书这门技艺。不论对大书(以讲说为主)还是小书(以弹唱表说为主),都有所了解了。书场聘请艺人,大抵短则一月,长也不会超过三个月。一年下来,一个书场总有四五档艺人轮转。每到年节,还有会书,在江南城镇献艺的说书先生结伴旅行演出,内中多的是“响档”,听众可大饱耳福。我对说书,起先只是消遣,接着就有点入迷了,最后知道这是一门精致的艺术,听到好的说书,是一种艺术享受,是可以细细品味的。因此也成了每场必到的“老听客”之一。只是太费时间,一部《三笑》,你要听点秋香,三个月下来,老夫人还没有让她露面呢。

常州的书场,是“响档”必来之地,也是考验成名之地。听众多,懂的人也多,稍有玩忽,便过不了关。我在这里听了刘天韵、徐云志、严雪亭、李伯康、顾宏伯、张鉴庭等名家的书。刘天韵、谢玉菁师徒双档说《三笑》,正逢大热天,人人汗流浹背,他们还得按规矩穿长衫。但穿的是当时流行的香云纱衫,里面赤膊衬一件竹制镂空背心,这样汗便不会粘住衣裳了。如今的艺人已没有这种烦恼了。

1996年5月2日

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旧书摊与地摊

上海的古旧书业,一向是全国闻名的。解放前,三马路(今汉口路)古旧书店林立,有名的如来薰阁、来青阁、修文堂、富晋书社等,都是文人学者流连徜徉之地,随意翻阅,就所爱者选购一二种。有时偶于无意

中发现久觅不得之书,就会喜出望外,赶紧问价掏钱,拿到手里像是得了一件珍宝。五十年代初期,这些古旧书店还都存在,逛旧书店尚有昔时之乐;随后公私合营,古旧书店全部并入上海古籍书店,三马路的古旧书业也就成为历史陈迹了。

旧时上海,旧书摊也很多。从旧书业来看,这些旧书摊是不成气候的:没有店面,也没有一定的地点,街头巷口,摆一只书架,或一块木板,放几十本书,就是一个书摊了。这样的书摊,四马路(今福州路)上就有好几处。这些书摊不卖线装书,只是一些排印的平装书,或少量的精装书。那时出版社不大印精装,只有商务印书馆印精装书多一点。这些书摊的生意比较冷清,因为大部分书都是近期出版的(也有三十年代的出版物),并非难得,而且逛书摊的人也少。只是价格便宜,比原定价低。逛旧书摊,也别有情趣,这是逛旧书店癖好的延伸。我就在书摊上买到过原装的《海上述林》。四十年代以后不再印制的毛边书,如北新书局、现代书店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毛边书,经常会在书摊上出现。我虽不是“毛边党”(鲁迅自称),却也喜爱,因毛边书所用纸张讲究,大多用糙面道林纸印刷。

抗日战争胜利,上海结束孤岛状态。孤岛时期许多出版物,一下子成了随处可见的旧书地摊。一块布,一张木板,铺在地上,散乱地堆放着一一些书。摊主掇张小板凳,默默地坐在旁边。我从这些地摊上买到了徐一士、周作人、瞿兑之、柳雨生、谢刚主、钱稻荪、纪果庵、文载道等人的掌故笔记、散文小品,大都是由一个叫太平书店的出版的。小32开本,装帧和纸张极蹩脚,字体和版式也不好看,一副草率简易的样子。这个太平书店,未见有人提及,我倒很想知道它的背景和主持者情况。若编出版史料,这也是一项出版掌故。我还买到周佛海、陈公博的回忆录,地摊上到处都是。周的集子似名《西风集》,陈的集名已忘,大32开本,印得比太平书店出的书稍见漂亮,他们无不吹嘘早年同共产党的关系。其中的文章,好像都在《古今》、《宇宙风》杂志上登过。张爱玲的小

说集《传奇》，也是从地摊上得到的，厚厚的一册，封面是一个民国初期时装少妇。从这本书，我方第一次知有如此写情入微的女作家。这些旧书地摊很快就消失了，大概是存书卖光了，没有了书源，自然消亡的。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这么众多的旧书地摊。

1996年5月20日

〔附记〕

关于太平书店，据上海读者许步曾君来信（1996年6月2日）见告：

文中提及之太平书店，据本人所知，系1940年代早期设福州路，为日本人取洋之助（从事摄影）出资，但不出面。该店出版过二战期间从德国逃难来沪的犹太画家、汉名“白绿黑”的版画集《黄包车》，共60幅，全部描绘黄包车夫生活，由日本诗人草野心平配中、日文说明。草野与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系岭南大学同学，曾任汪伪政权宣传部顾问。他是日本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之一。二战结束后曾多次访问中国。

此有关上海出版史料，录此以备读者参阅，并向许君致谢。

馄饨担及其他

《浮生六记》中写到男主人沈三白偕同几位朋友，有一年在苏州菜花黄时郊游，苦无酒家小饮。女主人陈芸便出主意，雇市中一个馄饨担，锅灶俱全，一同前往。先吃茶，携一砂罐去，以铁叉串罐柄，去其锅，